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91
16 February 1988

CHINESE

第二七九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2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沃尔特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成员国</u> ：阿尔及利亚	阿沙希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巴西	阿林卡尔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高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加贺美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萨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279/A

36 P

上午10点55分开会

主席发言

主席：这是上月份主席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离任之后我第一次主持会议，我愿首先赞扬他杰出地、十分干练、公正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辩论。

我还愿向新任的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加贺美秀夫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期待着与他进行密切合作。表示哀悼。

主席：我代表安理会并以我个人的名字，愿就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诺拉·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阁下的英年早逝向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及她的家属表示深切同情。她以尊严和勇气与可怕的病魔搏斗直至最后一息。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说，我们将十分怀念她。

主席：安理会面前的第S/Agenda/2791号文件上有本次会议的临时议程。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议程获得通过。

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愿指出，我们认为，把毁坏南朝鲜飞机的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是无益的。我们同许多人一样认为，南朝鲜所提出的文件不能作为安理会辩论的依据。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把该项目列入议程很可能对朝鲜半岛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带来不良的后果。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记录反映出我国的立场。

主席：苏联代表的发言将载入安理会的正式记录。有否其他成员希望发言？

议程通过。

1988年2月10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488)

1988年2月10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489)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1988年2月12日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邀请他的代表团参加安理会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朴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1988年2月10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488）中的倒数第二段，在该段落中他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邀请大韩民国政府代表参加讨论。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邀请大韩民国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崔先生（大韩民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今天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和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1988年2月10日分别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488和S/19489）中提出的要求召开会议的要求。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1988年1月2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458）；1988年2月10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492）；以及1988年2月9日巴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493）。

我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大韩民国外务部长官，我现在请他发言。

崔先生（大韩民国）：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友好地邀请我国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讨论。请允许我表示我们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卓越的领导才干将保证会议圆满成功。我们祝愿你在履行重大职责的过程中一切顺利。

在我担任现在的职务之前，我曾是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的观察员，当时我的真诚愿望就是能有机会在这个机构发言，阐述大韩民国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做出的贡献。

但是，今天我却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发言，我要告诉大家在去年11月29日这个平静的星期日下午突然发生了一起使朝鲜人民感到震惊，悲痛和愤怒的悲惨事件。

时至今日，全世界已非常清楚，一架从巴格达经阿布扎比飞往汉城的大韩民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于1987年11月29日朝鲜标准时间下午2点05分左右在靠近缅甸海岸的安达曼海上空爆炸。机上的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印度人和一名黎巴嫩人全部罹难。特别让人悲伤和痛心的是遇难者大多是年轻的韩国工人，他们为中东的建筑和开发项目工作了几年之后正在回国途中。飞机上还有我们的一名外交官大韩民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及夫人。

我仅希望我们的讨论有助于减缓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和愤慨，并向他们表明他们的亲人并没有白白地送命。

在安理会开始讨论这一恐怖主义弥天大罪的时候，国际社会，特别是我国把注意力集中于安理会。我国政府决定把这一事件提交安全理事会处理，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采取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炸毁一架民航客机，这不仅对国际民航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而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不管是工人，还是商人，政府官员，还是外交官，全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民航飞机。一旦进入机舱，国王和总统也同普通游客一样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国家恐怖主义对这些乘客生命的任何威胁自然具有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因素。

第二，这并不是北韩第一次对大韩民国采取恐怖主义袭击行径。很显然，时至今日北韩已经形成了采取破坏行径的习惯。我们都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在仰光发生了爆炸事件，其意图是杀害正在缅甸进行国事访问的大韩民国总统。在那次爆炸事件中，16名大韩民国高级官员遇难，其中包括副总理、外务部长官、商工部长官、能源部长官和总统书记长。

缅甸政府的官方调查结果是，

“罪犯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指示下进行破坏的北韩人。”

因此，缅甸撤销对北韩的承认，并关闭北韩驻缅甸大使馆。

在进行这次爆炸的三名北韩军官当中，有两人被活捉。经过缅甸法庭的审判之后，一名被处死，另一名坦白交待，仍在缅甸服无期徒刑。

第三，北韩丝毫没有改正的迹象，一直把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不仅宣称它卷入缅甸爆炸事件和破坏大韩航空公司客机之说是捏造的，而且还狡辩说犯下这些罪行的是大韩民国。

北韩的这种荒谬的谎言本身并不令我们不安，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谁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辩解。这种颠倒是非的行径之所以十分危险是因为它表明完全没有悔恨之意，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顾忌。

上述指控危险地意味着北韩今后还可能再度采取恐怖主义行径。大韩民国在安理会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有助于威慑北韩，阻止它进一步采取国际恐怖主义。

第四，北韩策划的这起破坏民航客机事件是破坏即将召开的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企图的一部分；汉城奥运会将是人类和平与和睦的真正的盛大节日。

安理会成员现在面前放着文件S/19488，其中载有“大韩民国政府对大韩航空公司858次班机毁坏事故进行调查的结果”。我谨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我们最深切地感谢日本、巴林、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在这次调查中提供的宝贵合作。

由于这一文件详细地描述这起事件，我只想提供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和调查的主要结果。

当858航班客机11月29日下午2点零5分左右与仰光地面控制塔作最后一次通讯联络后即告失踪时，我国政府和大韩航空公司分析了整个形势，立即开始搜寻该飞机，同时想到了各种可能性，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的破坏。在搜寻努力中，我们获得了缅甸、泰国、印度和位于可能坠机地点附近的其他国家政府的充分合作。

另一方面，调查当局着手检查机上乘客的身份，特别是那些在班机第一个停留地点阿布扎比下机的乘客的身份。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重点怀疑名叫Hachiya Shinichi（蜂谷真一）和Hachya Mayumi（蜂谷真由美）的两个日本人。他们受到怀疑是由于以下的原因：他们在入境报表上仅仅填写了他们的名“真一”和“真由美”，这与日本旅游者通常只填写自己的姓的作法不符；他们搭大韩民航班机从巴格达飞往阿布扎比，作为过境旅客，甚至不惜在机场等候三至六个小时，而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比较方便地从巴格达经安曼直接飞抵他们计划中的目的地巴林，当他们被问及有关飞机失踪的问题时，他们立即提前离开了在巴林居住的旅馆。

基于这样的怀疑，大韩民国驻巴林大使馆立即与日本大使馆核查这两人的护照，发现护照系属伪造。巴林政府被告知这一情况后，在这两名嫌疑犯正办理离境手续时逮捕了他们。

当这两人在机场被扣押盘问时，他们企图服毒药安甌自杀，这就更加深了他们所参与炸毁客机的嫌疑。“蜂谷真一”几小时后死亡，年轻妇女“蜂谷真由美”获救，被送进医院。

自杀未遂后不久，大韩民国政府开始强烈怀疑此案系北韩所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并迅速派遣一个专家调查组前往巴林。

我国政府随后派特使请求巴林政府将嫌疑犯引渡至大韩民国，解释说他们被强烈地怀疑是北韩的情报员，因为他们服毒自杀这种办法正是北韩情报员一贯采用的，所用的毒药同过去被捕的北韩情报员所使用的是同一种毒药。

我们提出这一请求的进一步根据是，巴林国和大韩民国都是《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的缔约国。

在巴林政府同意将“蜂谷真由美”、“蜂谷真一”的尸体以及所有证据移交大韩民国之后，我们开始认真调查。

12月15日抵达汉城后，由于毒药后效未退和疲劳，该女嫌疑犯连续几天卧床不起。当克服了药力后效之后，她对用朝鲜语提出的问题一概不答。她假装是中国人，比如书写中文诗歌等。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显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因为正如她后来所说，她从电视和汉城街头所看到的南韩生活与她被灌输而信以为真的截然不同。她开始意识到，她在北韩生活时被灌输的完全是不真实的情况。

她终于醒悟到，她被利用了，成了北韩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

12月23日下午5点左右，在到达汉城后的第八天，她突然扑进一个女调查员的怀里，第一次用朝鲜语说：“原谅我，对不起”。从此，她自愿地用朝鲜语作了详细的坦白交代。

现在，我要借助 Kim Hyon-hoi 的供词按时间顺序简单地向安理会叙述一下事件的梗概。

1987年11月12日，这两个恐怖主义情报员于上午8点30分左右在平壤搭北韩班机飞离 Sunan 机场，同行的还有两名北韩官员。他们于当天下午6点左右到达莫斯科机场。

接着，他们于当天半夜搭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莫斯科前经布达佩斯，第二天清晨到达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他们在一个北韩指导官员的住所住了六天五夜。

11月18日，这两个情报员乘汽车离开布达佩斯前往维也纳。通过奥地利边界后，与他们一起离开布达佩斯的同行的北韩指导官员给了他们两本带有假的出境戳印的伪造的日本护照。这样，这两个来自平壤的情报员摇身一变成了两个日本国民，一父一女，一个叫蜂谷真一，一个叫蜂谷真由美。

到维也纳后，两人住进了 Amparkring 旅馆第 603 号房间。他们以旅游者的身份在奥地利航空公司办事处购买了从维也纳前往贝尔格莱德、巴格达、阿布扎比和巴林的机票。从巴格达到阿布扎比一段订购的是大韩民国航空公司第 858 班机。第二天，他们又购买了意大利航空公司从阿布扎比经安曼至罗马的机票，作为完成任务以后逃跑的路线。

11月23日，他们乘奥地利航空公司飞机离开维也纳。抵达贝尔格莱德之后，他们住进大都会旅馆第 811 号房间。他们在游览该市的时候再次购买了飞机票。这一次，他们把逃逸路线延长，乘奥航飞机从罗马到维也纳。

11月27日晚上，他们在旅馆接受两位乘坐火车来到贝尔格莱德的指导官交给他们的一枚伪装的日制松下牌收音机的定时炸弹和藏在酒瓶中的液体炸药。

11月28日，他们乘伊拉克航空公司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晚上8点30分左右抵达巴格达机场。他们在转机室内等候了将近3小时，在他们的班机预定起飞前20分钟，年龄较大的特务将定时炸弹拨在9小时以后爆炸。然后，他们登上大韩航空公司858次班机（他们行动的目标），该机在晚上11点30分左右起飞。他们将爆炸物藏进他们7B和7C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中。经过3小时飞行之后，他们在阿布扎比机场下了飞机。

858次班机继续飞向曼谷，并预计在11月29日南韩标准时间下午2点05分左右，也就是在定时炸弹被拨定了时间9小时之后并且也相当于飞机驾驶员在飞越安达曼海时向仰光机场指挥塔台发无线电报之后在空中爆炸。无线电报的全文是：“我们预计准时抵达曼谷。时间和地点照常。”

同时，在阿布扎比，这两名恐怖主义分子并未沿着他们原先计划的逃逸路线阿布扎比—阿曼—罗马逃跑，原因是他们同阿布扎比机场当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签证纠纷。他们只得使用在维也纳买的机票飞往巴林。在巴林，他们把尚未使用过的阿布扎比—安曼—罗马路线的机票换为巴林—安曼—罗马机票。仅在他们预定启程飞往安曼的几分钟前被巴林机场当局逮捕。

这些是大韩民国政府进行调查后确立的事实。那位名叫Kim Hyon-Hui的妇女自由表达的供词和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大量证据证实了这些事实。

据揭露，KAL-858次班机被炸事件的两名犯人是两名北朝鲜特务，他们伪装成日本人并使用日本姓名蜂谷真一和蜂谷真由美。在巴林机场自杀的组长蜂谷真一的真名被证实为叫Kim Sung-il，是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情报部特务。仍在被调查中的蜂谷真由美被发现其真名叫Kim Hyon-Hui，也是该情报部特务。

如果坐在安理会议席位上的任何理事国代表对北朝鲜特务Kim Hyon-Hui的供词的真实性有所怀疑的话，我国政府愿意向他们提供一切所具备的证据，包括与这位妇女的会谈，我相信，这些证据将证实，她是自由情愿地提供供词的。

1988年1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强烈要求北朝鲜为爆炸事件道歉，惩罚直接负责的人士，并保证不再重复这种恐怖主义袭击。

正如我早些时候指出的那些，北朝鲜对我们的要求所作的答复完全是歪曲事实真相。他们声称，整个事件是我们自己“捏造的”，炸毁班机的正是大韩民国。北朝鲜外交部发言人于1988年1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是一出南韩傀儡们自己一手导演的戏”。最近，他们甚至提出另一个极其愚蠢的说法，即大韩民国“上演这出戏是为了影响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竞选总统运动”。如果这是作为一个严肃的论点提出的话——确实看上去有这个意思——这等于是对人类智力的侮辱。这种说法如此荒谬，不值得一驳。然而，这些是带有不祥之兆的阴险的说法。正如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指出今后北朝鲜重复其恐怖主义行径的明显的危险。

迄今为止，6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一些包括国际民航驾驶员协会联合会在内的国际组织表示了义愤和深切关注，它们强烈谴责北朝鲜恐怖主义行径。北朝鲜不应抱有任何幻想，错误地认为那些保持沉默的国家宽容其恐怖主义行径。将有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要求清算北朝鲜作出的这一卑鄙的恐怖

主义行径。许多国家已经对北朝鲜实行了制裁，包括断绝外交关系。确实，北朝鲜正是以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变成一个在文明世界中被国际社会所唾弃的国家。

安全理事会对这一事件的重视是及时和有益的。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对韩航爆炸事件的审议将有助于阻止北朝鲜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行径。正如招供的北朝鲜特务Kim Hyon-Hui所说的那样，“我希望，将不再发生这种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害的无意义的事件”。

在过去的20年中，大韩民国为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和巩固和平作出了许多努力，以期为实现分裂的国家的统一铺平道路。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自1981年以来，大韩民国一直提出南北朝鲜双方之间进行会谈的建议和其他进行对话的倡议。尽管北朝鲜推行拒绝政策，我们一贯奉行南北朝鲜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直接会谈的政策。我本人于去年8月提出的南北朝鲜外长在无限制的议程下举行会谈的建议反映了我们的一贯政策。不幸的是，北朝鲜不仅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而且还以非人道地炸毁我们民航飞机的恐怖主义行径作为响应。

我们在1973年阐明的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当然，我们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将进一步促进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加速正在出现的东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的趋势。

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庄严机构明确表示，大韩民国将继续奉行对话与和平的坚定政策，以便为加强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众所周知，第二十四届夏季奥运会今年九月将在汉城举行。目前，一项创记录的数字表明已有161个国家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参加奥运会的申请。我们坚信，汉城奥运会将成为全体人类和平与团结的盛大节日。

大韩民国政府已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建议，允许北朝鲜在平壤举办五个体育项目，真诚希望以此结束南北之间的对抗，从而创造一种更为和好的民族和解的气氛。

大韩民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满足国际社会的殷切希望，保证1988年奥运会的成功。

我愿在此再次向各位保证，我们的国门和心扉仍然向北朝鲜开放，欢迎他们参加即将召开的奥运会，而这两扉门将会一直开放下去。

最后，我愿向北朝鲜代表团讲几句话。

我们南北两个朝鲜的人民具有共同的文化，使用同一种语言，并分享共同的悠久历史和民族遗产。我们都信奉古老的韩国名言“血浓于水”。

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以及民族和解的需要，比我们南朝鲜人目前正在经受的悲痛和气愤更加急迫。几世纪之久的兄弟之情应当战胜仇恨之心。

尽管命运把我们深深地分隔开来，但是我们不应让民族分隔成为继续培养仇恨的借口。我们不应把我们民族的悲剧变成民族的诅咒。让我们把悲剧变成我们民族亲缘的复兴和重新确立。

正因为如此，我强烈敦促北朝鲜政权注意国际社会对其恐怖主义行为的坚决谴责，积极响应我国政府1988年1月15日所表示的合法要求，一劳永逸地放弃把恐怖主义活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作法。

北朝鲜只有通过采取这种步骤，才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最终统一我们这个分裂的民族做出积极贡献。

主席：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加贺美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真诚感谢你对我担任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之职所讲的非常友好的话。我愿借助在座各位代表的宝贵合作，履行安理会成员的职责。

我还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二月份的会议。在上星期由你主持的非正式磋商中，你指导工作的有效方式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非常满意地得知，安理会的正式审议工作将大大受益于你先前所显示出的那种智慧、经验和能力。

同时，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阁下表示赞赏，他以出色的方式领导了安理会一月份的工作。尽管我未能有幸在他任期内与他相会，但我期望与他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论坛内一道工作。

去年11月29日大韩航空公司858班机的坠毁，夺去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无辜生命。这类事件绝不可重演。日本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审议过程中，认真检查与该事件有关的事实，并与日本表示同样的看法和关注，联合起来谴责和反对这种行为，并且防止今后再出现同样行为。

日本要求召开安理会，特别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也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因为北朝鲜特工人员冒充日本国民。因此，假如其中的Kim Hyon-hui自杀成功，而且其伪造身份不被揭露，那么全世界就会得出一种印象，认为促使115人丧生的韩国航班坠毁事件是由日本国民制造的。该事件就会破坏日本与大韩民国之间的既有关系。我们必须谴责这一企图加剧东亚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和破坏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事件。

第二，必须指出该事件是由北朝鲜组织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大韩民国政府——事件的主要目标——在进行了广泛调查其中包括从Kim Hyon-hui口中得到的证词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即大韩航空公司858航班是由执行北朝鲜当局命令的北朝鲜特工人员所炸毁的。日本政府也收集到证据，充实了这些调查情况，并相信爆炸是由北朝鲜特工人员所造成的。

这种恐怖主义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显然是不容辩解的。

日本政府愿在我们直接获得的事实中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就在大韩航空公司858号航班失踪之后，当地的日本大使馆检查了航班名单，确定自称是日本人的男女各一人在巴格达登机，并在阿布达比下机。在寻查了在日本的护照申请和有关档案文件之后，我们发现那名妇女的护照是伪造的。根据这一情况，并在巴林当局的合作下，日本政府人员跟踪了这两个人。根据日本的要求，巴林当局就在这两个人将要离开该国时在巴林机场扣押了他们。这两个人在当着日本大使馆人员的面受到盘问时，企图咬毒囊自杀。那名男子死亡，而那名妇女却活了下来。

经过在日本进行的对两个人护照的调查，我们获悉蜂谷真一先生——那名男子的护照正是用此人的姓名发放的——实际上正在日本。根据蜂谷的证词，我们证明他是在某一个人的怂恿下才去领那本护照的，而日本警察当局已确认那位怂恿他的人正是北韩特工人员，蜂谷把护照借给该名特工大约十天。

此外，根据她本人的证词，Kim Hyon-hui 于1984年7月受命在平壤一家宾馆拍了护照照片，她于8月在伪造的护照上签了名。查验过这些护照的日本专家报告说，这些假护照的制作技术高超，只能是有组织的伪造集团的产品。

第二，日本政府派自己的官员查问了Kim Hyon-hui，我们相信，她的证词，包括关于她受北韩指示炸毁858次班机的证词是自愿提供和相当可信的。另外，有关国家已经证实了她提供的她与其伙伴为炸飞机作准备所作旅行的细节，这个事实加强了她的证词的可信程度。

日本政府为了表明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确切反对，并作为不要重复这种行为的一种严厉警告，最近采取了某些措施，限制日本与北韩之间的接触和访问。日本相信，这些措施将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谅解。

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国际社会防止恐怖主义的努力。日本长期以来采取的立场是，针对飞机的恐怖主义行动，或是其它恐怖主义行动，不管其动机或目的是什么，都是危害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国际社会必须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和拒绝恐怖主义行动。在最近几年中，大会通过了第40/

61和42/159号决议，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为罪恶行动。另外，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已采取积极步骤防止针对民用航空的恐怖主义行为。这类夺去许多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行为仍在继续是令人极为遗憾的。

一个组织、协助或默许这种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显然违反了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并向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实际上，当这些基本义务得不到遵守时，国际社会在作出大量努力之后现在刚开始建立的防止恐怖主义的合作构架可能受到严重破坏。

除非我们与这类恐怖主义行动针锋相对，我们将面临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与秩序遭到破坏的危险，而这些安全与秩序主要是通过民航组织的努力建立的，此外，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必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出现。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应采取主动，严肃审议这一事件，确保在世界各地防止这类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同时，日本真诚希望，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过去多年来在各国际论坛、特别是联合国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促进防止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特别是去年通过的大会《关于加强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宣言》和大会第42/159号决议中表明的那样，整个国际社会认识到恐怖主义破坏国家间关系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既然每个国家都持这样的观点，防止恐怖主义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任务。

50亿人民都盼望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汉城奥运会将能安全举行。正当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保证奥运会的成功而进行合作时发生了这一恐怖主义事件，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日本希望奥运会顺利举行，我国将尽力协助确保为参加奥运会而路过日本的来自许多国家的运动员和观众的安全。我们相信所有其它国家也将进行合作。

日本政府真诚希望，今天以本会议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将会充分认识围绕着这一事件的事实并将强烈呼吁北韩不要重复这类罪恶行径。

最后，我希望借此机会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向这次事件受害者的遗属表示哀悼。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发言。

朴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的和平与世界和平与安全——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安全息息相关。大约半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遭到人为的分裂延长着近40年的停战状态，这构成了持续的战争和军事紧张局势的根源。在这个小小的半岛上存在着1千多件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和为数43,400人的美国军队，每年进行极其冒险和进攻性的军事演习——它们有20多万正规军和战略司令部、核指挥飞机和核攻击控制飞机参加——这些进一步证明了朝鲜极其紧张的局势。这不仅仅使朝鲜人民，而且也使该区域和世界其它地区爱好和平的人民深感忧虑。在这种形势下，朝鲜的任何意外事故都可能触发战争，很容易演变为超越朝鲜边界的热核世界大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于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感和对全球和平的崇高使命，提出了关于朝鲜半岛持久和平的许多建议，并为实现这些建议作出了一切真诚的努力。关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达成一项和平协定和在朝鲜双方之间通过一项不侵略宣言建议；关于把朝鲜半岛变为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区的建议；关于在南北方之间进行高级别政治和军事会谈的建议：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为了在半岛上实现持久和平。

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必须取消严重的军事对抗和实现全面的裁军。为此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去年7月就朝鲜半岛的大量裁军和朝鲜问题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多国裁军谈判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

如果军事裁减的建议得到执行，朝鲜北部和南部的武装部队1992将减少到10万人或少于10万人，朝鲜半岛将没有外国军队或外国军事基地，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非军事区将变成真正的和平走廊。这将铲除可能再次导致朝鲜半岛战争的根源，带来永久和平，并开辟祖国独立、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但是，我们为此做出的诚挚努力至今未得到美国和南朝鲜的积极反应。朝鲜半岛的局势仍无缓和迹象，而只是进一步恶化了。

今年美国还决定举行代号为“团队精神88”的、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美国计划在今年2月至5月举行的“团队精神88”联合军事演习中调员人数达20万以上的武装部队。在这支巨大的武装部队中，美国部队的人数达6万人以上，南朝鲜武装部队的人数达14万人以上。

同时，美国企图进行战争游戏，模拟一次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发动的全面核战攻击，并调动各种战斗机、航空母舰和许多其他军舰。美国计划在南朝鲜近海水域部署1到2艘航空母舰和6到10艘护航舰，将冲绳岛基地的战斗机调到南朝鲜的空军基地，并将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调动南朝鲜的海军两栖部队。

目前，世界各国人民正表示出深切的关注，认为鉴于南朝鲜的内部局势，1988年将是朝鲜半岛上非常紧张和复杂的一年。目前的严重紧张局势将最终把朝鲜半岛变成可能会触发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炸性导火线。我们不想看到出现这样的局面。

假如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那么它就应当考虑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保证那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将此事列入目前会议的议程。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讨论所谓的韩航事件，这一事件与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和宗旨毫无关系，并且也毫无可信性。

既然所谓的南朝鲜代表企图欺骗世界舆论，毫无根据地把韩航事件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本代表有合法权利

在安理会阐明自己对韩航事件的立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执行以人为中心的政策，这项政策高度重视人的主权和尊严。按照这一立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严格禁止各种违反和压制人权行为的法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各种恐怖主义行动，认为国际民航飞机的安全应当得到充分保证。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目的要毁灭一架南朝鲜民航飞机。我们不可能从毁灭一架南朝鲜民航飞机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们一直站在南朝鲜人民一边。怎么能够想象出我们会伤害客机上的南朝鲜工人？

我要借此机会郑重声明我国政府的立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南朝鲜 858 客机的失踪事件无关；我们坚决拒绝南朝鲜当局为把韩航事件的责任转移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身上而提出的所谓调查结果。

南朝鲜当局大肆宣扬的韩航事件只不过是南朝鲜最高当局自己编造和导演的一出戏而已。

我要借此机会根据可靠情报向安全理事会揭露关于韩航事件的真相。

以下是韩航事件的背景。韩航事件发生在 1987 年 11 月 29 日，但其背景远溯至 1987 年 8 月。正如其他不正常事件一样，韩航事件也是南朝鲜内部不安定的政治局势所造成的结果。

前年爆发的“宪政改革运动”继续不断，去年 1 月初揭露了 PAK JONG CHOL 受酷刑致死一案后，便进一步扩大成为更有力的反“政府”斗争。

统治集团由于被逼到无路可走，对“4月13日重要决定”寄以厚望，但是更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抵抗，最终迅速发展为 6 月民众起义的爆炸性局面。

由于理解到凭借蛮力收拾残局的困难，统治集团抛出了在华盛顿操纵之下精心策划的“6月29日卢泰愚宣言”，但它也掀起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化的热潮和加快实现统一的愿望。

在南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持续达3个月之久的史无前例的民主劳工运动之中，“民主化运动和统一运动合并论”与“人民群众团结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随着时日的推移，唤起了人民支持共产主义要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时候，南朝鲜统治集团内非常渴望找出一个办法来挽救颓势，但是未能找出任何直率可行的办法。

就在去年8月的某日，卢泰愚把他的密友们召集至“X POO”地方，告诉他们必须采取某种紧急措施，以便即将举行的12月“总统选举”不致失败，并确保下年的奥运会和“政府交接”两大庆典得以举行。

韩航事件这一幕戏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编导出来的。

在8月份的那一天的会议上，卢泰愚的一个密友领会了卢的意图，立即迅速作出反映，对“民主正义党”总部发出严令，指示采取紧急措施。“民主正义党”总部经过几天的会商与讨论之后，设计出了如下的计划。一，第一号计划是发表一份所谓的“卢泰愚第2号宣言”来扭转当前的局势，重演“卢泰愚1号宣言”即所谓“六·二九民主宣言”使6月起义冷却下来的故伎。

二，第2号计划是利用能够突然之间转变公众舆论的“惊人补救法”。简言之，“卢泰愚宣言”的目的是牺牲和平统一计划，滥用全民族渴求统一的愿望来吸引人民的支持。新的“惊人补救法”的内容包括设计一场阴谋枪杀卢泰愚的事件，或炸毁1988年奥运会主要运动，以便怪责是北朝鲜所为。

该计划立即被人呈送卢泰愚。在跟密友磋商讨论了这二项计划之后，卢泰愚从全斗焕那里得到了动手的许可。一号计划备而不用，2号计划有所改动，增添了新的细节。他们估计，利用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震动全国的思想远比就统一问题发表政策声明更能有效地扭转选举气氛，2号计划就是从这种估计中产生的。

改动2号计划的原因是鉴于1986年金浦机场爆炸事件，提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涉嫌的证据的机会甚微，并且在国内外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卢泰愚的密友才决定把行动的场地挪到国外，因为在国外可能更加有效地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有利于炮制事件，从而进一步修改计划。

新的改动的样板是去年7月在地图上演习的“美国对北朝鲜作战方案”。与拟定这个地图模拟演习方案同全斗焕和卢泰愚一起参与制定的是由南朝鲜高级官员、美国高级将领和南朝鲜美军司令官。根据这个方案，在南朝鲜举行1988年奥运会之前，沿停战线挑起一场局部战争，造成危机，以挽救局势。换言之，他们计划今年5月乘南朝鲜外交部长出访日本的时候，在朝鲜东海上空爆炸他的座机，然后谴责这是北方的行为，从而对北方进行所谓“立即报复”。

为了使全斗焕和卢泰愚商定的这个构想具体化，卢泰愚在南朝鲜安全规划委员会和公共安全司令部的心腹组织了一个特别规划与行动小组。这是卢泰愚直接控制的一个秘密小组。这个特别小组既不属于安全规划委员会，也不属于公共安全司令部。这是因为该小组必须对外保密，而且卢泰愚只有有限的行政权力，因为他还只是“民主正义党”主席而已。

规划小组就这样设计了所谓的“1号计划备忘录”。“1号计划备忘录”记载，“北方间谍”将爆炸一架国际客机，并定下以下的详细行动方针。其要点是日期：11月中旬；航线：新加坡—汉城；对象：大韩航空公司。此外，“1号计划备忘录”还记载了行动方针和策略，例如爆炸客机的行动小组由代号为“R-08”的行动军官和掩护小组组成，掩护小组负责确保撤退的条件和方法。该备忘录还详细列明了情报原则和下列反措施，如客机爆炸后利用新闻媒介传播所谓北方有罪嫌的消息。该备忘录还写道，如果这一行动得逞，就会一举改变“选举”的不利局面，对政治局势产生一箭双雕的作用。

挑选炸机犯是实行“1号计划备忘录”中最为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真正的罪犯须是安全规划委员会的特务，而假的罪犯则须是能够将其同北朝鲜联系起来的人。为了找到假罪犯，行动小组立即命令安全规划委员会的海外特务立即挑选并掌握住几个能够同北朝鲜连上关系的人，其中包括在南朝鲜情报机关的黑名单上的外国人和正在国外旅行的人。

1987年11月19日从奥地利维也纳发出的以下电文，是其海外特务的答复之一：“我们手头有两名持有日本护照的父女。Hachiya Shinichi，男，69岁，代号为“P”，自1984年以来曾5次去南朝鲜。Hachiya Mayumi，女，27岁，身份不明。他们于11月19日订了麦纳麦的班机，23日离开维也纳，途径贝尔格莱德——巴格达——阿布扎比前往目的地（29日）。”

行动小组审查和分析了该电文，认为选定上述两人为客机的“爆炸犯”是最适宜的。关于所谓的“Hachiya Shinichi”，他因去南朝鲜期间有非法走私行为而受到南朝鲜当局的监视。

选定这两个人为“罪犯”是因为，他们持有日本护照，旅行的路线上有北朝鲜的使馆，而且是较多北朝鲜旅客使用的路线，因此，如果要编造舆论说二人是奉“北方指令”渗入韩航飞机的敌人恐怖主义分子，不会毫无道理。

根据这一结论，行动小组修改、补充和完善了原来打算使用新加坡—汉城国际航线的计划，立即制订了“2号计划备忘录”，决定使用“Shinichi”和“Mayumi”所用的旅行路线、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11月29日

路线：巴格达——阿布扎比——曼谷——汉城

对象：‘2号计划备忘录’更名为南朝鲜航空公司‘858次班机’，备忘录中说，准备爆炸客机的特务称为‘H-107’，作为机组人员派到机上。备忘录还解释了将对象班机改称为韩航‘858次班机’的原因：

1971年投入使用的韩航858次班机是一架老旧飞机，曾两次因事故以机腹着陆，并已购有5000万美元的保险。这份‘2号计划备忘录’被秘密选定为这次韩航事件的最后行动备忘录，而这次行动定名为‘K-87行动’。”

关于“K-87行动”，韩航事件终于揭幕了。从汉城发出的无线电报，命令驻维也纳的一名特务陪同并跟随对象前往巴格达交人。同时，又命令驻巴林的特务在两名对象到达巴林以后立即跟踪并在旅馆中接触，并命令在阿布扎比的特务在阿布扎比叫机上11名外交部有关人员同对象一道下机。

这项紧急指令都完全照办了。

在阿布扎比下机的有这两名父女对象，9名换班的机组人员和11名外交部官员，其中包括858次班机事务长Bak Gee Ryong。留在机上的主要是派到中东的南朝鲜建筑工人。

在该机场下机的人员中，还有在机上放置爆炸物的国家安全企划局特务“H-107”。就这样，该架载有约100名工人的韩航班机于11月29日下午2时左右被国家安全企划局特务放置的爆炸物按计划炸毁于缅甸领空。

“Shinichi”和“Mayumi”与这宗事件毫无关系，也不知道这一事实。他们在阿布扎比机场换乘“Karuhu”的飞机，抵达巴林首都麦纳麦后在“Regeancy”旅馆下榻。

南朝鲜驻巴林大使馆的二等秘书Kim Jong Gee，是国家安全企划局派去追踪“Shinichi”和“Mayumi”的特务，这两人到达麦纳麦后，他就向汉城总部发了一封电报。

与此同时，在汉城，南朝鲜外交部按照正式手续请日本外务省查明这两人的身份。

但在日本当局尚未证实这两人的身份前，Kim Jong Gee未曾通知巴林当局，就按照总部的命令，在30日晚前往“Regeancy”旅馆核查他们两人的身份。这是为了使他们受到惊吓而搬走，从而使人们怀疑他们与韩航事件有关。

正如南朝鲜的阴谋策划者所预料那样，由于 Kim Jong Gee 出人意料地来旅馆调查他们的身份，“Shinichi”和“Mayumi”受了惊，第二天——12月1日就急忙赶到机场，准备飞往罗马，改变了原定的三天旅程。

匆忙派往麦纳麦监视“Shinichi”及其旅伴的南朝鲜特务，就在他们离开旅馆前，偷偷把“Shinichi”的烟盒换成他们从汉城带来的装有毒药的烟盒。

他们两人到达机场时，日本使馆根据南朝鲜使馆的要求，请麦纳麦警察检查持日本护照的人。

正如日本有关当局先前已发现的那样，这父女两人的护照是假的。

“Shinichi”被扣留时，因为伪造护照和走私的罪行败露而焦急不安。他抽了南朝鲜特务偷偷换给他的香烟后死去。

“Shinichi”并不象南朝鲜大众媒介所说的那样是自杀的，而是被南朝鲜特务毒死的。他们只毒死“Shinichi”一人，而让“Mayumi”活着，因为让两人中的一人活着，对于把他们说成是韩航事件的罪犯要有利得多。

“Shinichi”的暴毙使“Mayumi”受到惊吓，摔到地上昏倒了。

“Mayumi”的昏倒立即被作了歪曲的报道，说成是企图自杀。“Mayumi”并没有得到毒烟，她不可能企图自杀。

我现在谈一下“引渡”的阴暗背面

行动按计划顺利进行了。剩下的工作是使“Shinichi”和“Mayumi”成为炸飞机的罪犯。但问题是，被巴林当局拘留调查的“Mayumi”因为害怕她过去的走私活动暴露而行使保持沉默权。

国家安全企划局行动小组预料到由于“Mayumi”与飞机爆炸事件无关，巴林当局不能将她定为事件罪犯，因此行动小组甚至事先安排了强行引渡的计划。但没料到根据国际法，“引渡”问题变得困难了。

根据国际法和惯例，调查他国罪犯的优先权首先属于逮捕罪犯的国家，其次才是罪犯原籍国和受害国。

如果南朝鲜要作为受害国引渡“Mayumi”，至少要有飞机的残骸证明空中爆炸事件，而且要“Mayumi”本人承认炸飞机的罪行，并要有物证来证实这一罪行。。

但是，“Mayumi”一直利用保持缄默的权利，因此仍然不知道她的国籍和社会地位，甚至连飞机的残骸也找不到。

因此，行动小组奉命同巴林方面举行外交谈判，同时伪造此次事件的物证。根据这一指示，外务部长官崔伉洙照会巴林外交大臣Mubarak Al-Khalifa，请求合作，外务部第一次官朴铉吉奉命立即赶到巴林，随机带去许多货币和珠宝，以便同巴林当局商谈引渡“Mayumi”。

朴铉吉承认为引渡“Mayumi”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为了实现引渡，行动小组从事件刚发生时起便极力散布此事是北朝鲜所为的谣言，并不断发出自己编造的消息，说她有“南朝鲜国籍”，会说流利的朝鲜话；说死去的“Shinichi”是“Miyamoto”或“Gozumi”，是北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前二等秘书、日本赤军份子、北朝鲜间谍。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实质证据可以证明“Mayumi”及其同行人是飞机在空中爆炸的凶手，在其行李和飞机残骸中也没有曾经携带爆炸物的迹象。

因此，引渡谈判很不顺利。为此，行动小组制造假的“实质证据”，说他们在死去的“Shinichi”的皮带扣中发现了放过爆炸物的痕迹。此外，他们还在缅甸渔民可以找到的水域秘密丢下伪造的飞机残骸。这项行动必须高度保密。如果他们假造残骸装在汉城起飞的包机中运往缅甸，那么在缅甸机场就会被发觉。

因此，他们想出一个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以无法进行现场调查工作为借口撤回“现场调查组”，然后以适当的借口再将调查组派回去，将假造的韩航飞机残骸装在宣称调查有关海域的飞机里运往该地投下。

根据这个办法，他们于12月9日突然撤回“现场调查组”，然后于12月13日凌晨再派回去。在此之前，他们于12月10日广播了一条伪造的非正式消息，说美国侦察机在缅甸安达曼湾海上发现了韩航飞机残骸。此时，他们用调查飞机将假残骸运到安达曼湾散投到海上，一艘缅甸货船立即发现了这些残骸。

同时，根据从南朝鲜有关当局漏出来的消息，南朝鲜当局在策划和制造韩航飞机爆炸事件之时，曾要求日本公安当局给予“事先同意”，并要求一项默契，承认“Mayumi”和“Shinichi”不是日本公民，并且不要求“引渡”。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公安当局正式放弃“引渡”“Mayumi”并且事件一发生便不断发出那则伪造护照的消息，企图证明卢泰愚关于“罪行是北朝鲜所干”的指控。

南朝鲜统治者无法立即“引渡”“Mayumi”只有靠贿赂和威胁巴林内政部调查人员，才得以在“总统选举”的前夜戏剧性地实现“引渡”。此举之目的在于给人民以心理上的震撼，从而赢得“选举”安全规划委员会宣称对“Mayumi”的“调查结果”证明了“北朝鲜的罪行”，这完全是根据“卢泰愚集团”编写的脚本捏造的谎言，根本不值得相信。

这就是这次事件阴暗的背面。

关于南朝鲜当局宣布的附于文件S/19488的韩航事件调查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声明，这些所谓的调查结果纯属凭空捏造，充满谎言和欺骗，矛盾百出。

首先，我谈谈有关两个持有日本护照的人的名字、住址和经历的编造情况。

南朝鲜阴谋分子将持有日本护照的两人的名字改为朝鲜人的名字，并编造了他们的住址和经历，以便将他们定为北方的“特务”。但是，但我们北半部，没有任何人有南朝鲜所编造和宣布的名字和经历。

南朝鲜当局大谈名叫 mayumi 的女子在一所学校中的学历，极力将她说成是我们的人。但是，在平壤他们所称她曾就读的任何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名册中都没有她的名字。也根本没有他们硬说她接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学和训练中心。

此外，他们宣称，她现年 26 岁，于 1980 年 2 月被选中时，已读完某大学一年预科，正在二年级就读，后又接受了 7 年零 8 个月的“特殊训练”。果真如此，按我们共和国的正常学龄，她的年龄应是 28 岁。但南朝鲜方面宣布，她的年龄是 26 岁。他们的说法充满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她的年龄如何计算，她何时上的大学以及何时接受“特殊训练”。

为使所谓“调查结果”听起来能令人信服，南朝鲜方面甚至列出她父亲的名字、年龄、经历和职业。但是，根本没有此人姓名和年龄的外交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安哥拉的使团中，也没有任何人有类似经历。

现在，世界公众舆论相信，1 月 15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现的那个“Mayumi”是“南朝鲜政府为了编造韩航事件而拿出作为替身的南朝鲜特务”，“出生于南朝鲜的 Mayumi”，“假的 Mayumi”，另一个女人代替了巴林或汉城的“Mayumi”。

外国新闻媒介报道说：

“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现的‘Mayumi’同陪伴下的‘Maymi’不一样。一个月前她是短发，现在却已是披肩长发。不应该那么长”。（日本《朝日新闻》1988 年 1 月 16 日）

“一位在南韩金浦机场见过‘Mayumi’的记者说，她看上去很不一样。”（日本《读卖新闻》1988 年 1 月 16 日）

“据谣传，‘Mayumi’是假的，是当局在总统选举前夕上演的一出戏。”（日本《产经新闻》（1988 年 1 月 15 日）

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来证明韩航事件。虽然南朝鲜把所做 Mayumi 的女人同我们扯在一起，并宣布她为客机空中爆炸事件的罪犯，但是他们却没有提出实质证据。这证明“调查结果”是虚构的。

从刑事调查的观点来说，按常情，任何事件凭嫌疑犯片面之词而没有实质证据，是不能认定的。没有证实嫌疑犯说法的实质证据，如果假冒的罪犯说的是假话，其真实性是无法证实的。

因此，如果要想澄清南朝鲜客机空中爆炸事件，首先，应该拿出飞机残留物作为实质证据，而且应该加以核实。但是，南朝鲜在其“调查结果”中无法提出任何一件实质证据。他们大肆宣扬飞机和救生艇残骸、应急食物和急救药品等漂浮物品都是不可信的。

如果韩航飞机在安达曼海上空爆炸，其残骸掉到海上，那么，据说可以承受 1000 华氏度温度和 1000 倍正常地地心吸力的冲击，并且只在海上操作的“黑盒”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上述物品漂在海上？

缅甸边界地区的克伦族人扣押了飞机机体、乘客遗体和遗物，并提议就它们进行谈判。这一事实更加清楚地证明，被南朝鲜人当作唯一证据的那些残留物不是真的，而是他们自己散布的假“残留物”。

南朝鲜人声称，两名“罪犯”下机前，在行李架上留下一个安装了定时炸弹的晶体管收音机和一瓶液体炸药用来在空中炸毁飞机。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派胡言。

去年 12 月，南朝鲜当局报导说，那对持日本护照的男女从奥地利维也纳经巴格达到阿布扎比，一直被跟踪和监视着。因此，监视者绝不会看不到那两个人在把体积不小的晶体管收音机和酒瓶放在行李架上之后下了飞机。即使他们在离机之前把行李留在飞机上，机上 20 多名“安全规划委员会”特务以及全体机员在爆炸之前的 9 个小时里竟没有发现，这是完全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的事。

现在，观察家对这对日本夫妇如何能够将爆炸物携带上韩航客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根据 Mayumi 的书面声明，只是电池在贝尔格莱德和巴格达机场与他们的私人行李一同被检查时出了问题，可是，含有“350克（4型熔柱炸药”和藏在威士忌酒瓶中的液体炸药却没有被两个机场的安全检查站发现。

然而，南斯拉夫机场当局在一次全国电视广播中声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爆炸物携带进机舱，因为他们已经安装了最新式的炸药探测器。

据知：

“由于两伊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巴格达机场处于最严密的监视之下。据说，那里的安全检查极其严格，以防炸毁或劫持飞机事件发生。

此外，‘Mayumi’及其同伴是转机乘客。严密监视转机乘客行李是航空公司采取的一项反恐怖主义措施”。

即使他们通过了两个设有严格检查系统的机场检查站，将爆炸物留在韩航客机的机舱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架韩航客机上通常有两个防止恐怖主义的安全官员。由于他们从维也纳一直被南朝鲜特务跟踪，将炸弹放进机舱也就更加困难。

我现在谈谈不足为信的供认。1月15日南朝鲜人把 Mayumi 带到记者们面前以便在宣布这些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调查结果”时造成一种“可信”的样子，反而显示他们多么卑鄙地捏造这一事件。他们要那位据他们说来自北方的女子念一篇调查官员写的文稿，念出了“tibi”（电视）、“sokjoe”（赎罪）、“yakjubyeong”（米酒瓶）等字，而这些字只有南朝鲜的人才用，我国北部的人是不用的。虽然她被塞住咀带到汉城，却有机会象个游客一样坐汽车自由地游览汉城，并且有人问她对她所没有看到的“总统选举”的印象。

她的供认以及“调查报告”和“书面声明”远远不能使世界公众舆论相信韩航事件的真相，只是使世界公众舆论对这出戏产生了更深的怀疑。

日本语音学院院长 Suzuki Matsumi 去年应南韩当局的要求检查了“Mayumi”的声音的录音磁带，他说：

“坦率地说，她在记者招待会的说话的方式是不自然的。人们在回答问题时一般总是结结巴巴，可是，她回答问题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要点上。她好象多次排练过她要说的话。我不知道，她是否被迫这样做，但是，她的发音一开始只是从喉咙发出，但是，她说了她不得不做的事”。

他将1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场面录在一盘录相带上，以便作分析之用。

“人们在开始讲话时由于紧张或沮丧的缘故通常倾向于改变音高，但是，她的嗓音音高保持在200赫兹左右。这也许是排练的结果。甚至当她抽泣时，她的音高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认为，她的抽泣是装出来的”。

这位曾调查过许多著名犯罪案件的日本警察局的前科学调查人员说。

“首先，当人们在反常的情况下，例如在集会或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嗓音常常倾向于提高，甚至对记者招待会和发表演说习以为常的职业演说家，在前30秒钟左右的时间内，他们的嗓音常常倾向于提高。”

Suzuki先生说。他还说，更加奇怪的是“Mayumi”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招供的最后一部分，当时她用手帕捂着咀“哭泣”。

Suzuki先生对这种“戏剧性场面”产生怀疑。他说：

“甚至在哭泣的时候，Mayumi的音频只达到210或220赫兹水平。人总是在精神极度不安的状态下抽泣或哭泣，因此，音频通常提高一倍。”

他进一步说：

“她的音频保持在不变水平这一事实使我认为，她在说事先根据草稿背下的东西。显然，她排练了数百次发言稿。她也许也练习了抽泣。”

以上摘自2月4日日本周刊《Shukan Sankei》。

日本Nippon电视网一位出席1月15日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也表示怀疑，他说：“我的印象是，她被迫说她被迫熟记的话”。

所有事实证明，南朝鲜统治者的“调查结果”是捏造出来进行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污蔑宣传的，韩航事件不过是南朝鲜当局自己杜撰和演出的一出戏而已。

新年伊始，南朝鲜统治者就发动一场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污蔑宣传，毫无科学根据地把韩航事件和我们扯在一起，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要抵销我们共和国关于和平谈判的新倡议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对新倡议耿耿于怀，因此力图转移人们的视线。

人们早已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使今年成为出现全国和解与团结新转机的一年，因而倡议召开历史性的南北联合会议，并建议南朝鲜当局、各政党、公共团体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齐心协力寻求消除南北敌意和对峙、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

现在，我们的倡议不仅获得了共和国北半部人民的大力赞同，而且得到了生活在南朝鲜和海外的广大同胞的赞同，也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自从去年南朝鲜举行了“大选”，使违背人民意志的军事独裁延续下去，南朝鲜的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对和平与和平统一的前景忧心忡忡，因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潮流，就是发动更加壮大的全国性进军以争取独立、民主和统一，并对我们要求召开南北联合会议的建议寄予希望和期待。

这种趋势对于面临“权力转移”和“国会选举”以及单独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南朝鲜统治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南朝鲜统治者把公布韩航事件“调查结果”的时机安排在我们这次向南朝鲜当局、各政党、公共团体和各阶层人士发出召开南北联合会议倡议信的同时，这说明，他们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阴谋是处心积虑的，早有预谋的。

他们企图利用韩航事件来防止我们向南朝鲜提出召开南北联合会议的建议所产生的影响，和他们去年利用它来编造“总统大选胜利”的手法如出一辙。

南朝鲜当局把公布“调查结果”的时机安排在我们建议召开南北联合会议的同时，这就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们无意同我们对话和促进和解与团结，而是一味追求对峙和加剧紧张局势。

南朝鲜统治者大叫大嚷推行反对我国的宣传，随着“调查结果”的公布，又发表“声明”，又举行“紧急非常军事会议”。如果把他们的这些叫嚷当作认真那就不能不认为就是一个否定对话、和解与和平的对峙声明。

南朝鲜统治者必须认清，他们这种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污蔑宣传是徒劳的，不会捞到任何东西。

韩航事件决不会成为他们逃脱毁灭的出路。

我们坚决认为，虽然来得迟了，但南朝鲜的挑衅者必须坦白承认韩航事件是他们自己导演的一出戏。他们必须立即停止对我国的污蔑，并且立即为他们破坏共和国国际声誉的莽撞行为向我们道歉。

趁此机会，我们希望全世界各国热爱正义与和平的进步人民、和国际组织注意南朝鲜当局在韩航事件上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阴谋的罪恶目的，并更加大声疾呼地斥责它。

我们将对南朝鲜军事统治者们莽撞轻率的行为保持警惕，并将对敌人的挑衅报之以果断的报复行动。

如果南朝鲜统治者不顾我们的警告，继续进行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污蔑宣传，就要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所有事实都证明，日本已卷入这场南朝鲜统治者在美国操纵下捏造的所谓韩航事件的闹剧。这已被下面的事实充分证实；即尽管那名所谓涉嫌韩航事件的被扣押的妇女持有日本护照，但日本当局却放弃对她进行调查的权利，而把她移交给南朝鲜当局，完全违反国际上的作法，这样她就变成了“北方的特务”。

日本当局蓄意卷入韩航事件一事还由下列事实所证明：即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日本各地的朝鲜侨民总会（朝裔）的全面宣传，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在事实真相尚待澄清的情况下无端指责他们参与该事件。反对日本朝鲜侨民总会的宣传仍在日本进行。朝裔所属的公共机构和学校不断受到袭击，在日本的朝鲜国民和学生的民族权利受到侵犯，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使我们记起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反对派阴谋制造的对朝鲜人的大屠杀。

从历史上看，日本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下，与南朝鲜统治者互相勾结，策划多起反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阴谋。正是日本当局与南朝鲜统治者一道在一项预先卑怯地安排好的计划中，于1973年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东京的闹市区进行绑架金大中的行动，并试图嫁祸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过去四十年来，日本当局无数次以各种方式支助和鼓励南朝鲜军事独裁者的罪恶阴谋，同时利用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奉行一项敌视我们共和国的政策。

今天，日本当局正狂热地和狡猾地妄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制造不和，以实现两个朝鲜的计划，使朝鲜永久分裂，并宣扬互相承认和同时进入联合国。

日本当局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即他们与美国和南朝鲜统治者积极合作，捏造了韩航事件的虚假闹剧，以图诬蔑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支撑南朝鲜摇摇欲坠的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并为挑起又一场朝鲜战争寻找借口。

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占领了朝鲜，推行野蛮的殖民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不幸与灾难，并掠夺了大量财富。他们尚未洗脱他们的罪行。

日本负责当局现在迫不及待地大肆进行旨在为其过去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辩解的诡辩。

实际上，日本反动派不仅不为他们侵略的血腥罪行道歉，反而说什么要对我们这些受害者进行“报复”和“制裁”，真是岂有此理。日本当局应当立即停止对我们共和国的敌视和他们对朝裔和旅居日本的朝鲜人的迫害，停止利用韩航失踪事件混水摸鱼的阴谋诡计，并且不要催促南朝鲜统治者加剧朝鲜半岛的局势。

日本当局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越来越露骨的政策不是一个局限于朝鲜的问题，而是一个与亚洲和平与安全直接有关的问题。过去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所有亚洲国家的人民必须提高对日本当局的警惕，因为他们假装成朋友并戴上援助者的面具，加紧再次入侵的活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巧妙而具有欺骗性的诡计。

费尔高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欢迎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向你保证，本着我们牢固友谊的精神，我们认为在你以主席身分高超的指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快乐。

还请允许我请我的英国同事转致我们对我们的朋友、联合王国大使的谢意，他在1月份的表现出色。

最后，我们衷心地欢迎日本常驻代表和他的班子。

我国过去多次成为恐怖主义行动的受害者。1987年11月29日对一架南韩客机的袭击又一次提醒了我国政府坚持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和努力实现民用航空安全的坚定和毫不动摇的决心。蓄意和有预谋地破坏一架载有无辜乘客的民航机激起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义愤和担忧。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公开强调我国所有公民对115位毫无防御能力的乘客受害的愤怒和义愤。我们也希望向遗属转致我们的哀悼，他们处于哀悼和悲伤之中，我们也有同感。

此次袭击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这一野蛮行动，这一对毫无防御能力的旅客的谋杀，使成千上万的人们感到震惊。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1988年1月26日的宣言中对人命暴亡表示深切遗憾，并且最明确地谴责这一特别可恶的袭击。

在11年多以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76年7月12日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那次初次发言就是专门谈的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它涉及在恩德培劫持一架飞机和扣留人质。联邦政府当时明确谴责对保护空中交通文明行为的基本准则的任何破坏。

两年后，参加世界经济首脑会议的七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通过了一项关于航空安全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保证在反对国际民用航空中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中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1979年12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倡议和积极合作下，大会在第34届会议上通过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该公约于1983年6月3日生效，得到42个国家的批准。所有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将是非常可取的。

联邦政府满意地注意到大会第42届会议再次明确谴责恐怖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恐怖主义不可能得到任何同情，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借口。由各国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更加密切地合作，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或为逮捕和起诉罪犯提供便利条件。

我们刚才听取了朝鲜两方的发言。联邦政府熟悉安理会面前有关1987年11月29日大韩航空公司858次班机被炸毁的各项文件。我们已注意到南韩当局调查的结果。根据这一调查，许多线索使人怀疑这次使115人丧生的飞机坠毁事件是由两个北韩国民的炸弹袭击引起的。另外，报告得出结论，两个嫌疑犯，其一在被捕时自杀，并非是擅自行动，而是奉他人之命行事。

我们只表示义愤和悲伤还不够。我们代表团要求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加紧努力为防止这类悲剧事件重演作出安排。为此目的，联邦政府建议给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或另一个独立组织检查和估价证据的机会。有关各方应尽力为这一事件的全面解释作出贡献。

联邦政府相信，罪犯应受到惩罚，遇难旅客和机组人员的遗属应得到赔偿。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休会。在休会之前，我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因为他希望作进一步的发言。

朴先生（大韩民国）：我不愿对北朝鲜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进行评论。首先，我认为北朝鲜的发言（也载入文件发给了大家）完全是谎言，我一开始就认为不值得给予答复。此外，我不想继续扰乱安理会的气氛。

所有的证据——在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拍的照片、假护照、飞机票、密码、毒药安瓿、被炸毁的飞机残骸、名叫Kim Sung-il 的男人的尸体——所有这些都证实了北朝鲜女特务Kim Hyon-hui主动提供的供词。 我们还有在巴林拍的照片，证明巴林的Kim Hyon hui就是汉城的Kim Hyon-hui。

我这里还有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无需解释，本身就说明问题。 我这里还有一些其他证据。 这是毒药安瓿，是女特务用过的。 这是另一个毒药安瓿的玻璃碎片，是男特务用过的。 我这里还有曾被用作定时炸弹的复制的收音机。 我没有炸弹——各位成员都知道为什么没有。

因此，我没有必要叙述这些证据或一一列举北朝鲜代表在此提出的观点。 我将力求简单地谈一下。 今天上午我们听了北朝鲜代表团的一些离奇故事。 对我们来说，这些故事只不过是一些编造拙劣的谎言，荒诞之极，令人不得不感到它们时而滑稽可笑，时而非常可怜。 看来《韦伯斯特大字典》中所有的污秽用语都不足以描述我们对北朝鲜发言的十分厌恶的心情。 我只是希望他们的发言不是魔鬼的绝望哀叫。 我可以肯定安理会会议厅里没有人会相信北朝鲜代表团的话。 北朝鲜代表团代表的发言还侮辱了日本和巴林，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慨。

面对北朝鲜长期以来有增无减的敌意，大韩民国从未忽视被认为是一位德国哲学家说的一句充满智慧的警言，即，“同魔鬼作斗争的人要小心自己不要变成魔鬼。” 因此，在大韩民国，我们正在通过扩大现代化经济来建设一个民主国家，建设一个开明的社会。 相反，在北朝鲜已建立起一架用于控制和压迫的魔鬼似的国家机器。 如果不通过欺骗、灌输和气势汹汹的对外冒险，这架机器是无法维持的。 北朝鲜的国家指示下的恐怖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魔鬼政权的自然症状。

北朝鲜女特务去年12月被送进我国后正是被这两个现实，即南部的现实和北部的现实之间的明显对比所感动了。 虽然她经过长期的洗脑，受过严格的恐怖主义技术训练，严守纪律，但一旦接触到南部的生活现实，便得到了解放，愤怒地进行了坦白。 这里我要引用已招供的北朝鲜女特务Kim Hyon-hui 1988年1月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问：据说你开始时对卷入这一悲惨事件保持沉默。是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

“答：开始时，我决心保持沉默，以我生命的代价来保护我敬爱的领导人金正日。但在乘车经过街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事物，我还从电视上了解了许多事物。还有，南朝鲜当局善良地对待我使我很受感动。结果我明白了我所听到的关于南朝鲜的情况与我在此经历的完全不同。我渐渐地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认识到我一直在北部受到欺骗。我感到我被出卖了，对此感到强烈的愤慨。所有这一切使我改变了主意，决定揭露关于爆炸事件的一切真实情况。”

“问：自从你到达朝鲜后，你看到和感受到了什么？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答：其实，开始时我没有勇气站到公众面前，因为我犯下了这样的罪行，因为我一直在想着那些在这一事件中死去的人、他们受到极大震惊的家属和南部的人民。因此，我拒绝举行记者招待会，并请求：‘让我悄悄死去吧’。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许多新的事物给我印象深刻。我乘车经过街道时看到许多事物。我看到汉城实际上多么繁荣，还看到人民正过着多么自由的生活。”

“我还通过看电视了解了许多事情。虽然我没有亲身参加，但我在电视上看到，南朝鲜人能在总统选举中作出自由选择。我看到了什么是自由。”

“我还看了自豪地展示悠久民族历史的电视教育节目。这里的民族认同比北方强。南方正在发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我看到了南方的真实情况与我在北方时所听到和想象的很不一样，因此不得不改变我的想法。”

“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认为我应该揭露事件真象，用我自己微不足道的行动向死者赎罪，向死者家属忏悔。因此，我答应出席记者招待会。我希望，这种伤害众多无辜的愚蠢事故今后再也不要发生了。”

我相信，她的这些话是对北韩代表今天上午的诡辩最有力的驳斥。这是真理战胜虚假，表现了人的精神的尊严与独立突破了思想控制与个人奴役的枷锁重新抬起头来。她的话展示了大韩民国的最高力量和北韩的根本性虚弱。因此，这些

话应该是对北韩当局的一次最后警告。我们愿敦促北韩及早醒悟，从漫长的恶梦中醒过来。

主席：日本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加贺美先生（日本）：鉴于今天上午时间已经不早了，日本代表团保留对北韩发言人的发言进行答辩的权利。

主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朴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鉴于时间已经不早，我要力求简短，并保留在稍后再度发言的权利。

南朝鲜代表刚才谈了所谓汉城手中所掌握的证据。然而，我要宣布，他们拿出所谓他们掌握的证据越多，就越能表明，他们的调查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伪造而已。

至于他们称为“Mayumi”那人的供词，我可以向安理会成员表明，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位女士是冒牌顶替的，她不是从巴林带回来的那位女士。整个供词是由南朝鲜国家安全企划局随心所欲地一手炮制的。因此，南朝鲜代表刚才的讲话通篇都是假的、没有根据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安理会。南朝鲜的历史记录都表明南朝鲜的统治者残酷无情，他们任意屠杀自己的人民。安理会各位都还记得1980年5月南朝鲜统治者在光州屠杀自己人民的事件。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统治，南朝鲜统治者下令任意野蛮屠杀，令两千多人丧生。还有许多例子表明，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南朝鲜统治者们牺牲自己的人民，决不手软。1983年的飞机事件也是一个例子。我不想多谈这一事件。

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安理会，证明南朝鲜的声称和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南朝鲜的统治者是野蛮残酷的。然而，我已经说过，考虑到时间已经不早，我将保留以后发言的权利。

主席：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1988年2月17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1点15分散会。